

一种关注

这届观众正在改变影视剧的打开方式

赵宜

新趋势： 观众不是IP的“另存方式”，却是爆款的“打开方式”

现实题材行业剧《怪你过分美丽》难得地呈现出了对近年来偶像工业、粉丝经济与影视产业的冷静反思，并对“流量”“饭圈”与“IP”等话题都做出了精准回应。与剧中敏感的话剧演员宋谦一样，整部剧都表现出一种对资本的流量模式充满着警惕的情绪。

前些年，当文娱产业与资本还处在蜜月期时，很难想象国产影视剧会像今天一样对身陷其中的生态有这种程度的反思和揭示。就在不久前，在剧中被制片人奉为准则的资本公式还主导着现实中影视生产的基本逻辑：一部改编自大IP的影视剧，拥有顶流明星的加入，再由头部平台播出的话，便能成为业内公认的顶级项目(S项目)，在策划阶段就提前获得了影视剧成为爆款的承诺。但《怪你过分美丽》揭示了被这个成功学公式掩盖的具体问题：影视剧的拍摄现场很快成了经纪公司、制片公司斗法争夺IP的战场。这恰恰就是2013年以来的产业现状，IP开发成了哄抢资源的圈地运动，并继而产生了“抠图剧”“演员轧戏”和“天价片酬”等行业投机行为和不良结果。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IP成了“概念股”，“人设”压倒了角色，影视生产完全脱离了文化产业的实际应用层面，扭曲了文艺的主体性功能。

看似合理的S级公式，其实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大IP的书迷和顶流的粉丝，早已将自己的审美判断让渡给了一种“信任代理”机制，对他们的消费行为和前景做出轻易的预判。因此，虽然看上去是粉丝经济，但粉丝实际上只是被动接受者；在文化产业的资本公式中，叠加而来的粉丝数据只是S级项目的“另存方式”，是生产者最后考虑的环节。

不过，今天的产业现实却告诉我们，要成为“爆款剧”，决不能忽视观众主动参与的力量；《我是余欢水》中，郭京飞的“地摊神”捧出了微博热搜；《隐秘的角落》第一集就预定了年度热词“一起去爬山”；“零宣发”的《庆余年》自带“热搜体质”，每一个新角色和一段新剧情，都带来观众脑洞大开的讨论。在这些剧集的流行过程中，观众常常在最出乎意料的地方出现，但却成了这些“爆款剧”的默认“打开方式”。

新观众： 更便利的传播方式带来更具创造力的消费行为

显然，在今天的媒介技术环境下，观众的积极参与是最能够成就一部剧集广泛流行的动力；而同时，观众的积极参与，也赋予了原作品更丰富的内容。

小成本的青春剧《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因穿越的设定和“谁是我爸爸”的悬念设置，在播映期间收获了大量的弹幕评论和在线讨论。根据剧中人物的感情线索，观众自发地分成了“梧桐党”（吴智勋与李青桐）和“河童党”（陈君何与李青桐）两大阵营，因为他们的参与，电视剧的剧情变得极具现场感和娱乐感，感情线索的悬疑效果也因此被放大了许多。

即使在那些已经下线的电视剧中，观众仍然热衷于分析角色的人物命运、比较原著小说与影视剧之间的微妙联系，并从细节处打开脑洞，对剧情线索和人物行为进行反复解读。这些解读也因为社交媒介的广泛传播，具备了不亚于剧集热播时的广泛影响力。

有时候，就因为这种剧情的“反输出”，还会迫使创作团队不得不作出“官方回应”，来解释剧情或回应争议。生产者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一个自足而封闭的产品，他们虽然欢迎一定程度的解读，但总是不愿意被人打破产品的完整性。然而，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从来不是对“完整商品”的交换和获取，而是消费者对作品内部，那些无法被商品化的阅读快感与潜在意义的捕获和流通。在生产者与观众的交易过程中，完整而封闭的作品被消费者依据自己的经验

新课题： 如何避免“结局陷阱”？与全新受众文化良性互动

不过，当《权力的游戏》在最终季遭遇断崖式的口碑下滑（最后一集IMDb4.4分）时，说明我们仍需对这种参与式的“打开方式”保持清醒。《隐秘的角落》的最大争议，也是来自于仓促结尾的最后一集，观众的大部分“过度解读”，其实都是为了填补最后一集逻辑漏洞而进行的“脑补”；《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也遭遇了相同的“结局陷阱”，剧情急转直下的最后四集根本来不及疏導由观众参与积攒的能量，最终导致剧情逻辑断裂、角色“人设崩塌”，甚至还因此引发了剧迷与主创团队的“冷战”。

文本不断向观众打开，以获得新的意义，但当它最终需要一个结局作为闭环时，这种不稳定的结构便随时面临坍塌的风险。

除了《权力的游戏》结局的断崖式崩盘以外，以《迷雾》《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等剧的高开低走为代表，近年来韩剧的“烂尾”现象也显得尤为突出。结局的习惯性“崩坏”也与美剧和韩剧特殊的制作模式——“边拍边播”有关。相比创作过程更封闭的“先拍后播”，这一模式在及时了解观众的收视状态、掌握观众收看心理变化方面更具优势，能够基于观众的反馈对创作端做出不同程度的调整，“边拍边播”的创作也因此更具开放性。不过，它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传统的广播电视传播语境下的，强调的是生产、传播、接受与反馈的交流闭环。

但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这一交流过程转化为了即时性的互动，这使创作

转码成了开放而琐碎的文本。一方面，正是观众的参与性观看，扩展了作品的文本经验，使之超越了初始消费的有限内容；另一方面，经由社交媒介组织起来的参与性观看又体现出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互联系的观众能够在彼此间不断地进行讨论和阐释。此时的观众不仅是消费者，更是意义的制造者和流通者。

换句话说，相比传统的被动消费行为（“另存方式”），今天的观众因为有着更为便利的传播方式，能够组织起更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交流空间，这使他们的消费行为更具生产力和创造力。

越来越多的媒介生产者已经意识到了消费者所蕴含的生产力与创造力能量。在海外剧《权力的游戏》第五季的末尾，主角雪诺疑似死亡。这一剧情的发展迅速引爆了全球剧迷的讨论。观众在个人社交平台、电视栏目、报纸杂志专栏、电台等媒体推理雪诺的生死，预测剧情的走势，形成了全民参与的跨媒介盛事。于是，当雪诺在电视剧的第六季复活的时候，就不再仅仅是两集电视剧之间的情节过渡，同时也包含着过去一年跨媒介的粉丝狂欢的内容总和。

电视早已不是媒介传播的终点，电视观众以互联网为向心力，将围绕着特定的题材或者内容的跨媒介叙事和散落的文本碎片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远超电视剧文本的“超文本”。而这，正是媒介生产者有效利用剧情撬动消费者参与度与行动力的结果。

者与观众在影片播放的第一分钟就开始短兵相接。于是，在剧情设置中主动调动观众的参与感，用“挖坑”的方式捕获观众的注意力，由此人为地激发参与式观看的行动能力，成了对今天的创作者来说更高效的手段。

相比在相对封闭环境中完成的“先拍后播”，互联网时代的“边拍边播”与观众的距离太近了，这使创作中的文本失去了安全的写作空间，进而在不断迎合观众互动欲望的过程中，交割了创作的主动权。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观众注意力的不断捕获，也是对叙事结构稳定性的不断透支。也许正是因此，更深层互联网传播之道的流媒体公司网飞在制作自己的电视剧时，一反美剧的制作传统，果断采用了“先拍后播”的模式。

那些将观众视为冰冷数字的资本投机公式，已经不可能在今天的产业现实下获得成功；而那些被刻意捕获的注意力，则像一颗颗延迟爆炸的炸弹，随时会带来结局的“崩坏”。可见，不论是资本与流量主导下的“S级公式”，还是主动迎合观众的“边拍边播”模式，都无法真正获得市场和观众的承诺。

于是，今天的文艺生产面临着全新的课题，新的“打开方式”要求创作者寻找与观众的最佳距离。一个开放而自足的稳定文本结构以及观众的主动参与，才是一部影视剧成为“爆款”的前提；而只有与全新受众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保证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和文艺生态可持续性。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

《怪你过分美丽》难得地呈现出了对近年来偶像工业、粉丝经济与影视产业的冷静反思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因穿越设定和悬念设置收获了大量的弹幕评论和在线讨论



“第三只眼”看文学

一片苍凉中的丝丝暖意

——看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小站》

潘凯雄

勤劳高产的严歌苓去年推出温暖的《穗子的动物园》后继续深耕动物小说，《收获》今年第3期刊出的长篇小说《小站》就是她最新成果的展示。这部作品中的主角儿之一是一只名叫“黄毛”的黑熊，而另一条着墨虽不多但却颇有意味的叙事线则牵出了“二战”时被被誉为“神奇动物战士”的棕熊福泰克。

记得在英伦三岛访问时曾在街头见过这位“神奇动物战士”的铜质雕塑，一只憨态可掬的棕熊旁站立着一位帅气的士兵。陪同人员告诉我们，这就是在“二战”期间的那位神奇动物战士——波兰第二兵团第22炮兵连运输连的“二等兵”福泰克和他的战友。1963年，21岁高龄的福泰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第22炮兵连战士的呼号下，福泰克的英“熊”事迹被人们记录并传颂开来，在爱丁堡动物园、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波兰克拉科夫、加拿大都留下了它的铜像。

以不同的文艺样式记录动物或动物与人之间的传奇故事早已成为世界文坛的一大景观，在小说创作中就有“动物小说”一支，比如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尤金·奥尼尔的《毛猿》、麦尔维尔的《白鲸》、苏联作家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斯的《马语者》……都是动物小说的名篇佳作，而它们的作者也大多为国际文坛之大家。不过，以动物为主角儿的作品虽不少，但大抵都逃不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在动物的简单纯粹来反衬人性恶的一面这样的套路。也正因为此，所谓动物小说一般在具有好看感人一面的同时也存在着不无单调同质之嫌。如此这般，严歌苓的《小站》是否会也陷入这样一种套路的泥潭中？

《小站》在叙事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与动物的双线并行、故事中套着讲故事。作品的主线以上世纪

80年代末毕业于军校外语系的荣祖侠被分配到高原某兵站代取站长三年的这段经历构成。这个只有20余名士兵的小站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迎来送往的单调工作。一天，小荣站长和老兵刘刚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大山中邂逅一只受了伤的幼年黑熊，便将它带回兵站救治。于是，这只被士兵们叫作“黄毛”的黑熊就成了这个小兵站的一只。在“黄毛”成长的日子，它学会了作揖，学会了投篮，学会了摔跤，还学会了帮着炊事班干些背柴火之类的杂活儿，“黄毛”的憨态、“黄毛”的一笑一颦都成了调节兵站艰苦枯燥生活的“开心果”，受到兵站和过路汽车兵的欢迎。然而，兵站有兵站的规矩，在纪律的约束下，小荣站长不得不将“黄毛”放逐到四五百米开外的原始森林中，但它还是找了回来。一次次的拉锯，直到荣祖侠转业时才不得不将黄毛送给了马戏团。由于小荣站长与“黄毛”相遇的情景和“二战”时波兰士兵邂逅传奇棕熊福泰克的状态十分相仿，这就自然带出了作品的另一条叙事线，即荣祖侠与他含冤避世的祖父之间的珍贵联系。这条叙事线所占篇幅并不长，但在作品中又确实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是由于小荣站长从小从祖父那儿听到了福泰克的传奇故事，于是才有了“黄毛”与福泰克的无缝衔接，而无论是在和平的当下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昨天，两只黑熊命运的殊途同归自当别有一番意味；二是身为教授的祖父因其自己所谓的“污点”在七十年代一个寒冷冬天的清晨喝下了敌敌畏，祖父走得倒是有尊严，但在他的身边却只有一个孩子还会流下眼泪，其他的则更多是在撇清关系；三是祖父走得虽然干净，但他身上那个所谓的“污点”却在小荣的家庭背景上洒染了一大片，小荣从军校外语系毕业时遭遇那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分配，何尝不是祖父那同一污点的继续洒染。

正是由于有了叙事上这样的巧妙设计，使得严歌苓笔下的这部动物小说与习见的同类作品既有相仿之处，又有自己的特色之所在。这同样是一部颇具可读性且令人为之动容的作品。因其“黄毛”憨态的质朴可爱，因其部队兵站特殊的人文氛围，因其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因此它一出场，读者的心弦就伴随着这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忽紧忽松。特别是当穿着毛料制服的梁部长出现在兵站、当“原则性强脾气又大”的大军区后勤部少将王副政委到兵站考察时，当“黄毛”一次次被送走、被雪藏又一次次顽强地回到兵站时，我相信读者的心弦都会被“黄毛”未卜的命运给绷得紧紧的，作品结束处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某天傍晚，已转业到深圳工作的小荣站长约同在深圳打工的几位昔日战友聚在一起观看刚刚收到的“黄毛”在马戏团表演的录像带，看着看着，“荣祖侠警一眼自己昔日的部下，没有一个在笑，所有脸上都挂着泪”。此时此刻，读者的反应恐怕也免不了眉头紧紧、鼻子酸酸。

这同样是一部深刻审视人与动物、生灵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无论是黑熊“黄毛”还是棕熊福泰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两支部队和两只熊之间，士兵们成了“熊爸”，熊成了他们的“开心果”和“大力神”，在这种人与动物间亲密和谐关系的映衬下，反倒是人与人的关系更显微妙与复杂，以至于“熊孩子”们不得不以自己笨拙的作揖或敬礼来化解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当士兵与熊之间这种“父子”般的抚养关系一旦确立，客观上就要面对各自族群的割裂，特别是那些个“熊孩子”们长期远离自然的生态与环境，它们在大自然中生存的野性与能力已然渐渐丧失，只能依靠自身对人类行为的笨拙模仿来取悦人类以度过余生。这些个“熊孩子”实在无法理解那些曾经救助过自己的“爸爸”们为什么会突然弃它们而去，而“熊爸”们面对分离同样也只能是无

助、无奈和无解。落入这种宿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无论是“熊爸”还是“熊孩子”，他们一己之命运又怎么能完全脱离开社会的左右呢？于是，苍苍茫茫的大千世界和生生不息的万千生灵之间，彼此间能有丝丝牵挂当已属万幸。《小站》上述两个鲜明的特点与国际文坛上那些成功的动物小说可谓殊途同归。不能将此简单地理解为作家们创造性的泯灭，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特色往往就裹藏在这看起来似曾相识的共性之中。比如《野性的呼唤》中那条名叫巴克的雪橇犬毅然走向荒野回归自然的过程就被杰克·伦敦写得荡气回肠、余音绕梁，这就是杰克·伦敦的独特性。而在《小站》中，严歌苓的独特性则在于那个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祖父形象。这个人物在作品中着墨不多，而且一开场就宣告了他在小荣站长7岁时就已经非正常死亡，作品中有关祖父的信息非常稀薄，我们只知道他年轻时在英国留过学，后来因政治上有污点被流放到西北教书……然而，就是这个被作家寥寥数笔一带而过的祖父在《小站》的作用恰恰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正是因为有了祖父的存在，东方的“黄毛”与西方的福泰克这两只熊才得以无缝隙地串连，从而增加了作品的国际性与话题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祖父的存在使得小荣站长的形象更有历史感与沧桑感，正如同严歌苓直言不讳的表述：荣祖侠在作品中时常被“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小荣站长，一个是祖父的小豆”。作为站长的小荣，他有自己的必须恪守的职业道德；而祖父的小豆则不可避免地承载着祖父的基因：不简单地依循尘世的条条框框，在苍凉中内心依然充满温暖的善意……这样的笔触在《小站》中虽不是很多，但又时而画龙点睛般闪现，这就使得《小站》在演绎动物小说共性的同时，依然被路上了严氏小说的独特印记。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